

等一件快递的过程,其实很美妙,它像一根小小的时针,随着物流信息的更新慢慢推移,也拨动着人的情绪。

当我们在网上看到心仪的商品下单后,心里便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期盼。一天后,或许会随手点开物流页面看看;两天后,又会不自主地去查看;到了第三天若还没到,或许就会产生些许焦虑。一旦看到“已签收”的提示,心情便会立马快乐起来。

那年,小区为安全起见,不再让快递小哥

进入,包裹一律放在门卫那里,有些搭一个货架,有些干脆往地上一扔,业主回家时自己动手翻找。不便之处,可想而知。更有甚者是商品找不到了,于是烦恼徒增,一番电话投诉下来,一天美好的心情随之泡汤。

后来,大门渐渐松了绑。快递小哥的电瓶车如入无人之境,在小区里穿梭,吓得散步的老人慌忙避让。车到楼下,包裹被随手一扔,电瓶车扬长而去。那时,楼栋的密码门还固执地关着。

这种情况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,大概是竞争压力,服务悄然升级:快递小哥开始在楼下按铃呼叫了。门禁对讲机里传来声音,于是乎网购的快感,立马提升,当我们接到包裹,都会脸带笑容地说:“谢谢侬!”

再后来,大家又发现,楼栋大门竟也悄悄地打开了,有的放一块砖,有的放一个灭火器,反正方法各种各样,就是要把大门顶住,不让它自动闭合。一块砖、一个灭火器,就这样轻易地卡住了现代社区安全设计的大门,也卡在了便利与隐患的缝隙之间。

起初还有人投诉物业,要他们加强管理,可物业早已被这浪潮冲得焦头烂额。细细观察才发现,原来不少业主自己也嫌麻烦,干脆将门常开,图个方便。这倒成了快递长驱直入的神助攻。

日子久了,小区的大门小门终于全面开放了。快递小哥通行无阻,我们的

心头在悬着一丝安全忧虑的同时,也享受到快捷便利的那一瞬间的喜悦。

某日,楼栋微信群里突然“炸”了起来,一个邻居气愤地诉说有快递小哥在楼梯间随地便溺,并直接点出了公司名称请大家协查。群里顿时议论纷纷,声讨与苦笑齐飞,最后也只留下一片无奈。

去年冬天,我大哥从北京回上海办事,我交给他一把钥匙,他却不慎在坐网

约车时丢了,

一时不知所措,

我怎么办?

我打电话给

司机,司机态度很好,说钥匙在车上,我问他如何取回,他脱口而出:“快递啊。”我自然接话:“那麻烦您帮我寄一下?”不料他道:“你自己叫个上门取件呀。”我一时语塞——他说得对,这早就是时下的新逻辑了。

想起前几年在美国旅行,购物超重,只好选择快递。没想到在遥远的异乡,华人快递代理点竟比杂货店还多,价格低廉,竞争激烈,反倒让邮局显得冷清。我也没能免俗,暗自比较着重量与运费,分包装好,然后满怀期待地看着代理拿走包裹。然而,那个包裹竟悠悠走了半年之久,亲友们望穿秋水,等来的却只有无奈的沉默。

投诉无门,我也只好默默咽下这枚贪图便宜种下的苦果。

快递的迅猛发展,正在悄悄地改写着我们的生活节奏和社交模式。那份期盼的甜,寻找的急、等待的熬,终究都成了快递融入日常的印记。从“请敲门”到“门常开”,真正被“快递”的不只是货物,更是我们全新的生活方式。当不敲门也不关门成为习惯之后,势必会生长出一些新的秩序和规则。它像一切新生事物一样,有不可替代的优点,也有伴生而来的缺点。需要想一想的是,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,那么它最终会成为的模样,就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之负责的。说的也不仅是快递。

七夕会

那时,我就开始锻炼小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了。这股倔劲让我在雪粉飞扬的瞬间收获了赞叹,也让我迅速从菜鸟混到中级道,甚至都定下去黑道的目标了。

现在想想,flag果然不能乱立。去年在蘑菇道栽的那个大跟头,彻底给我上了一课。本想秀段刚学的回转技巧,没想到雪板被凸起的蘑菇头掀翻,整个人都像被甩出去的麻袋。我躺在雪上,别人停下来问我摔得疼不疼,我感觉不疼,嘴上也说着不疼,不过在起身的那一刹那,脖子有触电一样的感觉。朋友扶着我到临时医护棚里,医生做完各种简单检查,就直接告诉我不能再摔倒了,还警告我,可能下次等我的就是轮椅。

现在,家里的滑雪装备在储物间落灰快一年了,偶尔擦擦雪镜,还能想起那天的情形。从医护棚出来后,我戴着颈托,抱着雪板,小心翼翼地挪动,在每个转弯都恨不得把“服”字刻在脚印上。可能是因为戴着颈托,我觉得低头是更舒服的姿势。朋友看我低头慢吞吞走,笑我摔倒了,我自己也笑着说这叫“战略性低头”——以前总觉得征服雪山才算酷,此时才明白能和重力和平相处才是真正本事。

要说雪山教给我什么?大概是认清自己几斤几两。滑雪这件事儿就像人生,既要敢踩油门,也要学会刹车。至于家里的那套滑雪服,就留着当警示牌提醒自己:在自然面前,逞能的都是憨憨。

滑雪这件事儿

苑晓康

田汉在旧上海写了大量的时代曲,多服务于电影、舞台剧,查旧百代档案,有他填词署名的唱片逼近四十面,包含流进国人血液的那首歌,以及《四季歌》《天涯歌女》等杰作。按理说,田汉与百代属于相互成就,可这样的合作却在1947年戛然而止,差点还惹出了官司。

事情要从赵丹讲起。1946年12月10日,赵丹的导演处子作《衣锦荣归》在沪开拍

(《和平日报》,1946年12月11日8版)。不久,《申报》首发了田汉的新歌《荣归曲》,编者按:

“系中电二厂新片(顾而已编剧赵丹导演)《衣锦荣归》中之主题歌。”(《申报》,1946年12月22日10版)。歌谱先行,电影跟进,唱片殿后,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歌坛是惯用策略,其中的“潜规则”,包括电影插曲通常会由该片的女主演灌唱。

《衣锦荣归》的情况是:“这张片子里,有两首插曲,《荣归曲》与《三轮车夫歌》,不过主演这片子的女主角,却会演而不会唱,于是必须找一个幕后英雄来替

代,可是已成名的自然不肯,未成名又怕成绩会影响整个演出,结果东寻西找,给他们想到了一个元老歌手,有电台歌唱,有悠久的历史,而日前并不十



双喜临门 吴树模 摄

姜夔与苏轼同为词坛大家。苏轼站立在西湖苏堤上,姜夔长眠在西马塍路边。他俩都是词人,都是音声艺术家。他俩赞梅花、邀明月,都旷达通透,一个得旷之神髓,一个得旷之神形。他俩都是巅峰词人,一个无意为词,直至“灵空”,一个刻意为词,实现“清空”。今人在赞美苏轼的同时,也应注重姜夔的文学成就和人生体验。

前不久,张静老师对姜夔灯词的解读,让人在灯火阑珊处见到了久违的姜夔。姜夔共写了四首灯词,其一“南陌东城尽舞儿”,是市井风气;其二“灯已阑珊月色寒”,是人生困境;其三“却入静坊灯火空”,是前途迷茫;其四“帘里垂灯照尊俎”,是希冀比照。灯词,是姜夔人生的写照:四试不第,终生布衣,心有不死,性有不屈,情有不畅,悟有不空。不同的是,苏轼经历了官场的荣华也经历了宦海沉浮,是被驱逐贬



分走红的白云……”(《甦报》,1947年2月21日3版)白云,即爵士歌唱社的老板娘钱静云,和民国那位花花公子影星用相同的艺名。参考旧百代

档案,白云于1947年2月14日灌录《荣归曲》,《三轮车夫歌》改为姚莉、姚敏灌唱,时间是2月27日,这两首歌皆由田汉作词,都未发表,换言之,有

模板录音,没能商业发行。长久以来,老歌迷认为这种搁置与田汉的左翼色彩抑或电影《衣锦荣归》讽刺国民政府有关,属于强制下架。我最近翻老报纸,对此事的态度有所改变。

先看翁飞鹏的文章《田汉将控黎锦光》,提到田汉获悉百代即将推出《荣归曲》之唱片:

“托安娥到公司与黎锦光大起交涉。黎锦光是出名的好好先生,当然退让一番;而且田汉要求词句费须付与一百万元,百代方面也不愿意。”(《真报》,1947年4月12日3版)黎锦光时任百代灌音部的主任;安娥不仅是田汉的红颜知己,早年还在百代当差,资格比黎锦光还老。田汉的这套组合拳奏效了。翁飞鹏是此事最早的爆料者,以摄影师出道的他当年常跑百代,化名“黑子”在几份小报写专栏,对歌坛的记录比较可靠。百代显然不占理,要发新唱片,须和词曲作者、演唱者签商业合同。田汉的对策有点狮子大开口。据说百代原本要给他十六万一首的歌词费,他要价百万:“岂知百代当局不买田汉的账,原因是该公司对于歌词代价,一视同仁,不分高低……”(《风报》,1947年6月9日4版)

上海人讲,事体弄僵掉。“安娥临走,还再三叮嘱,如果违约而仍旧灌制唱片的话,要黎锦光负法律上的责任。”(《真报》,1947年4月12日3版)百代没有违约,再未与田汉合作。他们之间,到底谁杯葛谁,不得而知。

周璇疑似成了事件的

周璇主唱。

“《哀江南》有插曲五支,均由周璇主唱。”(《中央日报》,1947年6月29日8版)周璇时任百代的基本

灌唱员,即签约歌手,她要唱的那五支插曲都由田汉填词。以前我在研读周璇这段历史之时总是纳闷,

《哀江南》是她拍摄时间最

长、用心最苦的一部影片,

拷贝失传可以理解,插曲的词曲阵容可谓全明星,为何没灌录唱片?如今恍然大悟。

同为田汉作品,我们

无“源”《哀江南》,但是《荣归曲》和《三轮车夫歌》封存在旧百代的片库,如今

异宝重光,在网络留了一线生机。歌曲,似乎总比电影耐腐蚀。不敢深想,越想越为周璇惋惜。

今天起得很早,去一个助残机构做活动,遇见了一群特别的人。他们被称作孤独症患者,而我更愿称他们为——驻留在星辰另一侧的人类。

熊健便是其中一颗星。他是第一个主动找我说话的人,虽然第一句话就给我问懵了:“你打过架吗?”我说:“好像没有哦。”他又问:“你用脚踢过人吗?”后来才知道,他小时候经常被欺负,被掐手,被人抢东西,所以他一开始问的问题,应该是想判断我会不会伤害他。

他又问:“你们看过奥特曼吗?”随即引我走进他的宇宙。废弃纸箱在他手中化作奥特曼的神圣头盔,泡沫纸成了闪耀的盔甲,每一件都非常精致,甚至还用木雕了很多奥特曼,每一道刻痕都是他写给光的信笺。

这里的老师说,跟孤独症患者对话需要用简洁明了的语言,我不停地发自内心地赞叹他:“好棒!”“太厉害了!”他又高兴地拿来他画的画分享。画的是上海虹桥火车站,连盲道上的凸点都十分细致。月台延伸的透视里,藏着比常人更敏锐的秩序。

“你们知道良田吗?我跟他拍过视频。”他突然说。我们在手机上搜到了三百万粉的博主关于孤独症的视频,熊健在里面出镜。视频中有一些访谈环节在聊孤独症,我有点担心在他面前放这个是不是不太好,但突然暂停又显得更尴尬,这儿的老师说过孤独症患者对周围的一切都比常人敏感,也能很敏锐察觉到周围人的情绪,我怕影响到他,就夸他“当微电影男主啦!真帅!”他笑笑。

我发现他很喜欢通过提问来开启话题。他问我有没有听过《最炫民族风》,于是我们开启了凤凰传奇的K歌对唱模式。他唱得很小声,但歌声像振翅的鸟,冲破被定义的“孤独”。活动结束,我快要走了,他突然问我:“你下次还会来吗?”没等我回答,他又说:“你下次来,记得要来看我。”这句话轻轻落下,却在我心里掀起海啸。我愣住,仿佛看见一束微弱又拼命燃烧的火苗。孤独不是孤僻,他们不是孤岛,只是在等愿意听他们说话的人,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热爱着这个世界。

回家的路上想起这儿的老师说过,他们受到刺激只会将刀刃刺向自己,不会伤害别人,又想起今天见到的孤独症患者们,有对声音很敏感的、稍微大声就会使劲抓自己头发,有拿不稳东西控制不住力度的,有喜欢收集矿泉水瓶的,有说话说着说着就突然跑出去的,有一句话不说但一直笑眯眯的……也是因为顾虑这一点,我没有和熊健拍张合影,留下遗憾。不过他做的木雕和画的画,我都记在心里了。没有照片,反而让一切更深刻地在生命里显影。那些曾经被我称为“孤僻”的灵魂,原来是把整片星空都折叠进了静默里,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,雕琢着属于自己的奥特曼。其实我们都在笨拙地雕刻自己的奥特曼,有的人用木头,有的人用时间,而他们用的是整个被折叠又展开的人生。

上海最近起大雾。在窗户上的薄雾,我轻轻画下一颗星星。雾散了,光进来了。

最大“受害者”。同年5月,她接拍田汉编剧的新片《哀江南》(后易名《忆江南》),6月的新闻还说:

“《哀江南》有插曲五支,均由周璇主唱。”(《中央日报》,1947年6月29日8版)周璇时任百代的基本

灌唱员,即签约歌手,她要唱的那五支插曲都由田汉填词。以前我在研读周璇这段历史之时总是纳闷,

《哀江南》是她拍摄时间最

长、用心最苦的一部影片,拷贝失传可以理解,插曲的词曲阵容可谓全明星,为何没灌录唱片?如今恍然大悟。

同为田汉作品,我们无“源”《哀江南》,但是《荣归曲》和《三轮车夫歌》封存在旧百代的片库,如今

异宝重光,在网络留了一线生机。歌曲,似乎总比电影耐腐蚀。不敢深想,越想越为周璇惋惜。

在提供给众人看,提供给知遇看,也提供给自己看。

清冷的月亮,不眠的夜晚,更向街心弄影看,是由彼及此,由人及己,由外而内的顾影自怜,既坚守又厌弃、既向往又不屑。他没有完全想透,他的词表现得旷达,但没有心之旷达,始终没有放下。他的愿望不是舞者,而是踏浪,他的词旷是形之旷心之忧,因为他没有进入过、没有实现过,追求“更向街心弄影看”的形在,因此,他的诗词达到了形式美的极致,是人生所迫的“自选”。苏轼的词是神旷,他进入过、得到过、经历过,是几经沉浮,大浪淘沙的“天选”。被驱逐的心态是:看透了,不过如此,不要也罢;被拒绝的心态是:为什么不准进入,我要做给你看。前者实现了豪放豁达,进入了“空”的境界;后者实现了精致绝伦,进入了“清”的境界,殊途而同归。我们敬仰邀月的苏轼,但更亲近观灯的姜夔。

《灯词》里的姜夔

一 得

灯词的重点是其二:“灯已阑珊月色寒,舞儿往往夜深还。只因不尽婆娑意,更向街心弄影看。”苏东坡写月亮,潇洒,“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”,是可以走到月宫里去的达观内养;而姜夔走不进月亮,入不了殿堂,被拒绝,被疏离,徘徊在月亮和华灯的光圈之外,只能外观自赏,顾影自怜。他写这首词是1197年,那一年庆元党禁。月夜,是彻骨周身的寒冷,姜夔借寒夜衬自身淡泊,借灯火衬自身孤寂。

从“请敲门”到“门常开”

张 耀

进入,包裹一律放在门卫那里,有些搭一个货架,有些干脆往地上一扔,业主回家时自己动手翻找。不便之处,可想而知。更有甚者是商品找不到了,于是烦恼徒增,一番电话投诉下来,一天美好的心情随之泡汤。

后来,大门渐渐松了绑。快递小哥的电瓶车如入无人之境,在小区里穿梭,吓得散步的老人慌忙避让。车到楼下,包裹被随手一扔,电瓶车扬长而去。那时,楼栋的密码门还固执地关着。

这种情况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,大概是竞争压力,服务悄然升级:快递小哥开始在楼下按铃呼叫了。门禁对讲机里传来声音,于是乎网购的快感,立马提升,当我们接到包裹,都会脸带笑容地说:“谢谢侬!”

再后来,大家又发现,楼栋大门小门终于全面开放了。快递小哥通行无阻,我们的



边看边聊